

◎ 林保淳 著

# 解构金庸

金庸是可以“解构”，也不妨“解构”的……“解构”其实也就是“建构”——至于“解”与“建”之间的异趣，就留待读者自己判断、玩味了。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◎ 林保淳 著

# 解构主义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解构金庸/林保淳著. —北京: 中国致公出版社, 2008.7

ISBN 978-7-80179-694-3

I. 解… II. 林… III. 金庸-侠义小说-文学评论 IV. I207.4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97305 号

---

**解构金庸**

---

**著 者:** 林保淳

**责任编辑:** 裘挹红

---

**出版发行:** 中国致公出版社

(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东滨河路11号西门 电话66168543 邮编100120)

**经 销:** 全国新华书店

**印 刷:**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

**开 本:** 960 × 640 1/16

**印 张:** 14.5

**字 数:** 195 千字

**版 次:**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    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ISBN 978-7-80179-694-3

**定价:** 28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# 作者自序一

武侠，是我永远的梦。

这个梦一开始就很自足。到现在也是。

小时候，无论师长再如何谆谆规劝，并继之以禁厉，我总能在森严的眼角边，寻得几丝微泄的空间，享受到“偷窥”的乐趣。一丝微隙，尽够我纵览到武侠世界的怪怪奇奇、绚绚丽丽；而几番“偷窥”，所见自也不仅仅是荒诞悠谬的文文字字。在武侠世界中，我第一次发现，原来，“想象”可以开启人的另一个生命层次。我常想，当一个人备受形躯拘限，无法超越的时候，以想象代实际，有时也可以成为一种超越。如果伴随着道家的“忘”，或者佛家的“悟”，这种超越极可能会是“大境界”。可惜，我还没有那种功力。能够“日月之间至矣”，暂时来个“偶然得之，忽然忘之”，就觉得心满意足了。

大抵人心都是不容易满足的。小时候天真的幻梦，是纯白无瑕的；然后，岁月年复一年地在梦里涂上五颜六色，东一块铜绿，西一片青紫，左边是绯色，右面是黄色，而越是精心涂抹，越是觉得色彩不够亮丽。也许在很多方面，我也没能够满足，升斗之俸，总是吝啬于“广厦千万间，使天下寒士俱欢颜”；而圣贤之书，也谆谆戒训，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”。我会庸俗得想发一点财，迂腐地想有一些名望；浪漫起来，也会想在平静无波的情感世界里，掀腾一下风风雨雨。

人心不足，我难免也是。

不过，当抛开许多恼人的包袱、不近人情的责任与使命，钻进我的武侠世界时，一切都变得简单而自足起来了。武侠小说里的侠客，永远没有经济上的烦恼；总少不了掌声与钦仰；而青衫白马，身侧经常是言笑晏晏、依红偎翠。侠客是我，我即侠客，世间的想望，于此一应俱全。想象着走马江湖，想象着箫剑平生，



想象着夜雨悬灯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

也许很多人会说我在逃避，没错，我正是在逃避。事实上，逃避有什么不好？你以为这世间永远都那么美好吗？陶渊明以桃花源避秦，而人生须避之秦，绝对更多。武侠是避秦的胜境，逃一逃，一如历览书中胜景，有何不可？这应该算是积极的逃避吧？因为，我也知道，武侠世界是个虚构的世界，是个梦想；人不可能活在虚构中，而人又必须有梦想。所以，我读武侠、喜欢武侠。

走上研究武侠的路，本不在我梦想中，我也尽量不让它与我那永远梦想抵触。这纯粹是个偶然。这个偶然，逼得我很惨，阅读的快意，常被一堆莫名的压力所阻塞。梦想原该存在梦想里，绝不该与现实牵扯上任何关系。研究武侠，不待一些学者长辈的耳提面命、蜚短流长，我已自觉是够堕落了。笔如刀钩，字剖理析，天知道会将武侠世界拆碎成怎么个样子！说真的，还是喜欢过去无思无虑、不忮不求读武侠的日子，尤其是“雪夜读禁书”的畅快淋漓。

书名“解构”，无论听起来、看起来，都很有学问；不过，可千万别拿这个词语来讲究。没错，金庸有排挤效应，是个大黑洞，很值得学者专家就此题旨，运斤开斧，解之析之，大卸八块；但这不是我命名的初衷，而且要说到“解构金庸”，也不是这本小书所能承载的。取名也算是随俗而取的，这两个字，的确看起来、听起来都蛮有学问的，不是吗？

也许，该“解构”的是我自己，好容易几十年不变，乐于斯逸于斯的武侠梦想，一朝便化作白纸黑字，泄尽机趣。古传仓颉造字，天雨粟、鬼夜哭，怕只怕我的永远的武侠梦，也将一去不返了。

武侠，会不会是我永远的梦？

唉，难说了。

林保淳序于说剑斋  
公元2000年农历除夕



## 作者自序二

这本小册子，在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时，就用了个“解构”的大帽子。为此，我在台湾版的序中，还刻意提醒读者，“千万别拿这个词语来讲究”。如今，时隔八年，有幸能出大陆版，尽管较诸原版多收了几篇文章，表示我个人还是持续着对金庸武侠的研究，但依然不足以言“解构金庸”。之所以沿用“解构”旧名，无非是为了让从小到大的武侠梦，得以延续下去，如斯而已。

金庸是可以“解构”，也不妨“解构”的，但当初我的武侠梦是以《解构金庸》呈现的，这个梦，可不能被“解构”，因此，旧名沿用，“解构”其实也就是“建构”——至于“解”与“建”之间的异趣，就留待读者自己判断、玩味了。

曾经黄沙百战金甲脱  
我是长剑擎天强仇心胆破  
风云畏缩  
日月隐没  
酒醉酣歌吟啸得晓星皆沉落  
江山泽藪我一手握  
这是传说  
而传说不过是个永远且美丽的错  
——《长剑与月戟的传说》

这是我三年前灵感忽涌，随意捏合的一首武侠小诗，有点自嘲，也有些许依恋；这是我的武侠梦，尽管可能是一场错梦，但苍凉而美丽，就那么的让它永远下去，也是很有意思的吧？

在远流版中，有北京好友陈墨兄为此书写了序，大陆版则更





有幸能获得苏州的徐斯年老师序文，这两位都是名重一时的武侠研究专家，更是在我研究武侠、金庸的过程中，不断给我提挈鼓励、相析共赏的好友、前辈，有他们两位当“靠山”，这个武侠梦也变得更理直气壮起来了。

林保淳序于台北木栅说剑斋

2008.5.20



## 解“金庸之谜”，破“金学之障”

——序林保淳博士《解构金庸》

陈 墨

林保淳先生要出版他的金庸研究论文集，嘱我写一篇序言，实在使我左右为难。写吧，不仅自觉得“身份”不合，而且隔岸观人，虽知风景佳妙，总觉影影绰绰，无法描画；不写呢，又觉得有些对不住他的一片诚意，忝在同好，于道义上总是说不过去。思来想去，犹豫不决，不知不觉已过半年。

半年后，林兄从台北来到北京公干，带来了他的论文复印件，这回可是“在劫难逃”。既是如此，那就只好“认命”，也就是说：写。

虽然早就知道林保淳博士的大名，知道他在台湾是最早将武侠小说引进大学课堂的人之一，并在淡江大学中文系创建了专门的通俗武侠小说研究室，对现代武侠小说的研究有莫大的功德，真正得见其面，还是1998年5月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召开的“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”上。林先生的一篇论文《通俗小说的类型整合——试论金庸的武侠与历史》，从通俗小说的类型分析入手，将金庸小说创作的特色、成就和“练门”一一点出，充分显示出了他的阔大的学术视野和扎实的学术功力。更有趣的是，他还“话里有话”，多次插话且“挑起争端”，在金庸小说研讨会上，为大家对台湾武侠小说及其成就“视而不见”打抱不平！

林先生的会上插言虽然多少有些让我瞠目结舌，但他和我都不是那种意气用事之辈，所以会下的交流却是非常的愉快而且充实。他在金庸会上说古龙、卧龙生、司马翎和台湾武侠小说的发





展的研究现状及其忧虑，看似有些“文不对题”，真正的意思却是，希望大家不要“只见树木，不见森林”——不要将金庸这个“武林第一人”当成了“武林唯一人”——多年以前，他就发表过《救救台湾的武侠小说——解构金庸与走出金庸体系的迷思》这样一篇论文<sup>1</sup>，提出了金庸热潮及其金学研究的“排挤效应”这一观点。

所谓金庸研究的“排挤效应”，简单地说，就是指金庸小说的爱好者和研究者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，只知道有金庸的武侠小说，而纵不知有平江不肖生、还珠楼主、宫白羽、王度庐、朱贞木，横不知道有梁羽生、古龙、卧龙生、司马翎、诸葛青云；前不知唐宋传奇、话本及明清侠义、公案，后不知温瑞安、黄鹰、李凉及黄易；左不知台湾现代武侠小说自成体系和传统，右不知大陆的新武侠小说创作正风起云涌、如火如荼。金庸小说研究正走入了一个就金庸论金庸，将“第一”当成“唯一”的迷途。爱金庸而至蔑视其他，乃至完全忽视其他，这就是所谓金庸小说的“排挤效应”。就整个的武侠小说研究而言，金庸研究的这种“排挤效应”，对其他武侠小说家的创作研究显然是不公平的，对武侠小说的研究及其武侠小说创作的发展显然也是大大不利。就金庸研究而论，忽视了其武侠小说创作的传统和背景，无法将其与别的作家作品进行比较，则如何能说明金庸小说创作的成就与价值，又如何将金庸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做真正准确的定位？所以无论怎样，林先生提出的“排挤效应”观点，应该引起所有武侠小说研究者的注意和重视。

林先生的观点，是从整个武侠小说事业发展的大局出发的。

## 二

我与林先生的第二次见面，是1998年11月，由台北远流出版

<sup>1</sup> 载香港《明报月刊》第31卷第2期，第18~20页。



公司、《中国时报》社、汉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“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”期间。在这次研讨会上，林博士发表的《金庸小说版本学》论文，不仅对金庸小说的“刊本”、“盗本”、“修订本”等几种不同的版本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、比较、研究，还对金庸小说的创作历程及其小说版本的“历时性”与“共时性”关系作了认真而又明晰的分析和说明。这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，更具有明显的理论意义；在我看来，林博士的这篇论文堪称本次会议最重要的收获之一。

在台北期间，我有幸到林先生府上拜访，还有幸拜访了他一手创办的淡江大学中文系通俗武侠小说研究室——这不仅是海内外第一个，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专门的通俗武侠小说研究室。在他那令我羡慕的“说剑斋”里，谈武论文，大快人心。我也了解到他的扎实而又漫长的“磨剑”过程：由古典文学——古典小说——通俗小说——武侠小说史——现代武侠小说——金庸小说等个案研究，是正宗的“先练气、后练剑”，“先练功、后说剑”，“内力”深厚，当然会无往而不利，也就决不会轻易地走火入魔。

如果说他的说剑斋令我羡慕，那么他的通俗武侠小说研究室则令我感动，并心生敬意。那数千部现代武侠小说作品，果真组成了一片大为壮观的武侠小说的“森林”！这片森林并非“原始”，而是出于林保淳先生的人工培植：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、从少到多，来自坊间书肆、巷陌人家，或盘或买，或求或乞，不知需要多少时间、精力、心思！更令人惊叹的是，他还正在创建淡江大学通俗武侠小说研究室的武侠网站——一个规模惊人、包罗万象、数据丰富、时空无限的武侠世界！非有大志愿者，绝难成此壮举。而所有这一切，还都只是林先生在“业余”时间内完成；想到他的身体残障，又想到他的精神誓愿和艰辛善行，能不热泪盈眶？！

写到这里，我想我不能不公开一个小小的秘密：林保淳先生不仅仅是现代武侠小说名家温瑞安先生的同班同学，也不仅仅是

温瑞安先生所组织的诗社的骨干成员之一，而且还是温瑞安先生的成名作《四大名捕会京师》一书中天下四大名捕的大师兄无情形象的原型。无情最勤奋，无情最聪明，无情最多情，这正是对林保淳先生的最佳写照。只不过，现实生活中的这位“名捕大师兄”，四处搜捕的不是罪犯，而是天下武侠小说、“说剑”之书。

正因为他有心、有情，聪明又勤奋，“搜捕”天下武侠小说，汇集天下武林信息，才终于成为一位当代“武林”的“百晓生”<sup>2</sup>。

### 三

我与林先生的第三次见面，就是开头说的1999年8月这一次，林先生来北京。同道相见，其乐可知。遇到这位武林百晓生，更是人生的一大乐事。说起他的通俗武侠小说研究室，说起他们的有了进一步扩展的武侠网络，说起他对台湾和香港两地新生代武侠小说作家的新“发现”，说起“百晓生兵器谱”的现在和未来，笑谈的时间真的是转瞬即逝。

然后，当然就该言归正传了。

在这里，“正传”当然是指金庸小说及其金学研究。

认真拜读过他的一部分金庸小说研究论文，才知他的“解构金庸”的真意。

一方面，他固然是不断地坚持“破金学之障”，即主张破除金庸小说及其金学研究中的“排挤效应”，主张武侠小说研究一定要开放视野，既见树木，又见森林；另一方面，他其实也是在不断地“解金庸之谜”，在金庸小说研究上下了不少的真功夫，做到了既见森林，又见树木。实际上，他和我们大家一样，从来

<sup>2</sup>百晓生是古龙小说《多情剑客无情剑》中的人物，通晓武林百事，所做“武林兵器谱”被公认为权威之作。林保淳先生有志于建构中国武侠小说发展史，并自称是他的“百晓生兵器谱”，由此以“武林百晓生”而知名。例如台北《佛乘世界》杂志第18期〔第81~84页〕载有专文：《舞剑论诗说英雄——专访武林“百晓生”林保淳》，可见“百晓生”之号为众所周知。



都认为金庸及其小说是当代武侠小说世界中最大的一棵“树”，或者说，是最高的一座山峰。证据是，他所写下的一系列金学研究论文，如上面提到的《通俗小说的类型整合——试论金庸小说与历史》、《金庸小说版本学》以及上面未曾提到的《“金学研究”及相关论著目录》等。

进一步而言，他的“破金学之障”和“解金庸之谜”非但并行不悖，恰恰应该“阴阳调和”——要想“破障”，必须“解谜”；要想“解谜”，必先“破障”；合二而一，方是正道。

当下的金学研究中，除了“排挤效应”这一“障”，还有“泡沫效应”这一“障”。所谓“泡沫效应”，是指赞美之辞堆成的巨大泡沫，实际上无法建构成真正的学术天地。用林先生的话说，是“总体而言，这些研究尽管可以说是‘不乏创见’，但是‘批判性’或‘专业性’相对不足，若干文字，颇有几分‘书迷俱乐部’的‘歌德’味道”<sup>3</sup>。这一批评，可谓点到了目前金学研究的一个大“练门”。此“障”不除，金“谜”难解。林先生本人的有关论文，则是在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学术研究，类型研究也好，版本研究也好，更不用说金学研究相关论著目录的收集和研究发现分析，这些都是学术研究的真功夫或硬功夫。相信他的这些论文，都将是金庸研究者的必备参考文献。

## 四

写到这里，我倒要插上一段，就是所谓的“金学”，到目前为止，依然是探讨和论证阶段。也就是说，谁也不知道，或谁也不能规定，“真正的金学”到底是“什么样子”。这就需要大狗叫，小狗也叫；不仅应该用不同的方法去谈，从不同的角度去谈，且更应该在不同的层次上去建构。可以是书迷俱乐部式的欣赏，可以是较深一层的评说（review），可以是再进一步的评论（critic），

<sup>3</sup> 见其《“金学研究”及相关论著目录》一文的第一部分《“金学研究”概况》。

当然还可以是再进一步的学术、理论研究（study）。用大陆人习惯的说法，就是不妨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。

金学研究最终当然必须有自己的学术规范。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称为“学术”，更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称为“金学”——“金学”之成为“学”，自必有其独特的术语、观念、方法体系或逻辑方程。而这种自立为“学”的术语、观念、方法等等，又多半是要从大量的不同层次的欣赏、评说、批评、评论、研究之中“提炼”而来。

至少，我本人对于金庸小说及其“金学研究”进入“学术的殿堂”，目前是喜忧参半。“喜”的一方面是不用多说了，“忧”的一方面，是怕森严的“学术殿堂”或许会使金庸小说的艺术生命及其“金学”的生机窒息：不是任何人都能解“金庸小说之谜”的——正如金庸小说《侠客行》中侠客岛上的“侠客行武学之谜”曾难住了当时天下所有的武功高手，反倒是石破天这样一位武功“低手”一针见血、豁然贯通。其原因，恰恰是天下高手的“所之障”——这大约要算是“金学第三障”了吧——那么学术殿堂中的高手有没有“所之障”呢？

但愿我这是杞人之忧。

不过，我看了不少这类大掉书袋、乱拿鸡毛当令箭的论文，总是有些放心不下。人类的知识和智能的发展，当然需要理论、逻辑和学术规范作为桥梁，但有时，这些东西却会成为一种“异化”的力量。正如古人所言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”，有时候，就需要单刀直入、开门见山，需要石破天的那种“直接看见（剑）”的方式——不过，这又不够“学术”，奈何？

老实说，我也不知道。

## 五

再回到“正题”，说林保淳先生的金学研究文章。



林先生的这些文章，是“各种各样”的文章。有些是高头讲章，如前面所举的《类型整合》之类，很“学术”的，不免要大掉书袋。有些则是零金碎玉，如《师生恋与礼教规范》、《便作钓鱼人，也在风波里——读〈笑傲江湖〉》等等，好处是单刀直入，且清新可喜。例如在读《笑傲江湖》文中对不戒和尚、桃谷六仙等人的形象分析，就令人耳目一新，且开怀大乐。还有一类，介乎二者之间，如《“降龙十八掌”与金庸的武学设计》、《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——论〈笑傲江湖〉中的少林与武当》等文，分量适中，“内外”兼顾，属于“中量级”评论和研究文章。

“各种各样”的文章，适合各种各样的人读，相信每一位读者都能够在书中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，这是它的一个好处。同时，各种各样的文章，不仅仅是从不同的角度、以不同的方法“读解金庸”，同时也标示出林先生在金学研究中的探讨学术的不同向度。

连起来，当然就是他探讨金庸小说的一段重要的历程。

最后，我要说的是，林保淳先生虽然学识渊博、遍览典籍，但他的学术文章有一个极大的好处，就是从不故作艰深，更非晦涩难懂；没有堆砌术语，更不会滥造新词。所有的文章，无论是轻量级、中量级还是重量级的，无不就事论道，且情辞恳切，晓畅明白，与时下的某些大摆“学术架子”或“学术样子”的文章，不可同日而语。而实际上，这样的写法，丝毫不减其文章的沉甸甸的学术分量。

不信，就请您自己去看。

# 梦想能否成真

——序林保淳博士《解构金庸》

徐斯年

保淳从台北打来电话，说所著《解构金庸》将在大陆出版，要我为之写序。

这篇“作文”可不易做，因为我并未从学术角度认真研究过金庸。原由有二：其一，当我阅读金庸小说时，“金学”已在海外大热，后来大陆的评论也层出不穷，似已无甚可说。其二，在下一向不敢“研究”港台作家，因为深知搜集原始资料之难，是难于上青天的。对金庸先生的最近看法，也可归纳为二：一则觉得他回内地之后，原有的批判精神似乎大为消退，未免令人遗憾。二则得知他以八十多岁高龄，犹决然拒绝伦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，坚持遵循正规程序通过论文答辩；对其人格、态度，感到相当钦佩。如此而已。

不过，关于保淳的大著，我的阅读感想还是颇多的。

## 一、“摧毁”了“七宝楼台”

冰心《纪事珠》曾述儿时读《块肉余生述》，“一边流泪，一边掰我手里母亲给我当点心吃的小面包”，藉以“证明我自己是幸福的！”她所说的这种“奇怪的心理”，实即“移情—净化”的“纯阅读”过程——“纯阅读”者，非“研究”的、不带任何其他“动机”之阅读也。从探究文学作品如何发挥功能的角度立论，鲁迅（《摩罗诗力说》）称之为“不用之用”——作品如大海，读者似泳人：“前临渺茫，浮游波际，游泳既已，神质悉移。而彼之大海，实仅波起涛飞，绝无情愫，未始以一教训一格言相授”也。

我读金庸小说，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北京，其时港台作品



尚未开禁。白天为编注《鲁迅全集》而“穷经究理”，晚上以发狂的进度看《书剑恩仇录》、《天龙八部》……抓到一部读一部，因为是朋友间轮流周转的，每人时间都很有有限。这就是保淳所谓“雪夜读禁书”的情趣罢，确乎“畅快淋漓”！

看《笑傲江湖》却是后几年的事：出差上海，街头购得此书，也是利用夜间，在招待所里接连读完。并非没有察觉书中影射权力斗争的含意，但我尽量不往这个方向多想，为的是保持浮游巨浸、心旷神怡的境界，唯恐拆散那座心造的“七宝楼台”。然而，在保淳的“解构”之下，它却蓦然倒塌了！

他对《笑傲江湖》的解构，关键殆在“视角”的选择、确立和坚持——坚持把它视为“最能体现金庸政治观点的一部小说著作”。金庸的政治观点，则可用该书《后记》里的一句话来概括：“不顾一切的夺取权力，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。”

保淳的“解构功力”，最令我佩服的是对书中所涵“悖论”的犀利揭发。例如：

本应远离“庙堂”之龌龊、“魏阙”之势利的“江湖”，在小说里反而变成了最为龌龊、势利之所，以致那些“身在江湖”而并非真正“求隐”者，竟把官场当成“全身求退”之所。

对权势最隔膜者，反倒成为争夺权势最有力的“棋子”。操弄他的，则是奉行“不争”的高僧大德。“不争”原是最有功效的“争”！

因“不男不女”而立于不败之地者，终于败在“女人化”的“一闪念”。由此看来，“不男不女”是个“假命题”，权力斗争本属“男权话语”。“书中的女性角色”，只好个个成为“道道地地的‘配角’”。然而，最“男人化”的角色，结果还是逃脱不掉灭亡命运。

“笑傲江湖”者，终究反为“江湖”所“傲”——真正追求“超离”的江湖人，不舍弃“江湖”就得不到自由。

以上全是“悖论”，却又全是“人性的真实”和“人类发展



的命运”，因而“悖论”又都化为自己的“悖论”！

这样的解构过程，应该蕴涵着破解数学方程那样的精神愉悦吧！于是，感性层次、“看热闹”层次的“七宝楼台”轰毁了，理性层次、“看门道”层次的另一座“七宝楼台”建构起来了。文艺作品本身固然“未始以一教训一格言相授”于读者，文艺批评却确乎可使“不用之用”提升为“有用之用”的。

## 二、“化实为虚”和“其虚若实”

《笑傲江湖》中的“江湖”属于个案，而全部金庸武侠作品乃至所有武侠小说中的“江湖”，则是一种“共案”——它是小说主人公们活动的“公共空间”。保淳从语源、社会属性、历史形态、文化意涵等方面，详尽地描述、分析了作为“现实存在”的“江湖”及其化为虚构的“成人童话世界”之过程，从而阐明金庸作品的独创性以及作者所以获得宗师地位的主要原因。

从社会学、文化人类学角度考察，现实世界中的“江湖”属于“亚社会”的一种形态，具有典型的“边缘”特征。民国时期，党会小说作家姚民哀有“七红八黑九江湖”之说，谓“红”指散盗，“黑”指窃贼，“江湖”则指流丐和跑码头的艺人（又称“江湖团”）。其说虽属十分狭义的“江湖概念”，但也包含宽阔的“演绎空间”。广义考析，则“江湖”确如保淳所言，“是中国文化中独特的一个区块”，它既超离权力核心，又“充满着无限可能的‘动能’”，既自由放任，又“自成一法外的秩序”。不同的武侠小说作家，皆以它为共同“现实基础”，虚构出各自的“江湖世界”。

保淳把武侠小说作家虚构江湖世界的手段，概括为“超离”、“实写”与“隐喻”三种趋向，指出金庸笔下江湖世界的与众不同之处，即在“隐喻化”和“历史化”。

“隐喻化”并不排斥“超离”。在很大程度上，金庸笔下的

